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中華書局

章士釗 著

柳文指要

上
體要之部

卷一〇——三

中華書局

卷十 誌

安南都護張公誌

此張舟誌也，全體用駢語，而如文單環王怙力背義云云，竟用七句相對爲長聯，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恃云云，且用十句相對，其聯更長，此最爲桐城派所不喜，然子厚似亦好用其所長過甚，因遭到儉腹者疾首蹙額，理有固然。夫七句聯共十四句，十句聯共二十句，兩共爲三十四句，以五字或六字平均計之，當在二百字弱或微強，倘誌文不長，則兩聯已占去全副之半矣，亦自於誌體非宜。

據舊史：張舟以元和元年爲安南都護，五年七月，馬總繼之，子厚此誌，在永州作，舟之葬應是元和四五年事。舟按世系表，乃吳郡人，爲德宗朝名相張鎰之族。

儲侍委積：廖注：「侍，待也，周禮：門關之委積以待施惠，委積，牢米薪芻之總名。」陳少章曰：「否，侍字玉篇本有二訓，此應從儲具解，不當訓待」，釗案：陳說長。

文單環王：單、都寒切，廖注：「單、虜姓可單氏，後改爲單氏，文單卽陸眞臘，一曰婆婁，環王本林邑，一曰占不勞，一曰占婆。」陳少章云：「舊史：眞臘國，其王姓

利利氏，亦曰文單國，則文單非姓也，注誤。都護奏破環王國事，見憲紀，蓋環王卽文單王耳。」說宜更詳。

踐山跨海，堅其鶴列，制器足兵，潰茲蟻結：兩聯末一字，同叶一韻，而整聯遙對，駢體中此亦罕見。鶴列、莊子：「必無盛〔平聲〕鶴列於麗譙之間」，注：鶴列、陳兵也。

邕州刺史李君誌

此李位誌也，史稱貞元十九年十一月，以振武節度使范希朝爲右金吾大將軍，奏位佐其府，此第一使也。其後永貞元年五月，以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，鎮奉天，復奏位爲府推官，斯爲第二使。孰知此第二使，卽出於王叔文執政之日，其率也，可能由子厚草敕命之。遽轉瞬而政變起，正士朝列一空，位不安於職，改辟爲湖南都團練判官。天造慘黷，玄黃變色，此一顯著政象，諒無日不在子厚迴環追溯中。今忽爾爲位草誌，鄭重而特書曰：「凡二使，其率皆范司空希朝」，噫嘻！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，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，悠悠我思，子厚將眞不知其伊於胡底也已。

欲以貞元故事爲請：「唐藩鎮傳：安史亂天下，至肅宗大難略平，君臣皆幸安，

故瓜分河北地以授叛將，護養孽萌，以成禍根，亂人乘之，遂擅署吏，以賦稅自私，至大曆貞元之間，其弊尤甚，公謂貞元故事者，蓋欲擅署之也」，廖注大致不誤。須知子厚從事政治，即以削除貞元故事爲職志，叔文之欲斬劉闢，卽一顯明象徵，不意夙志不成，身遭竄斥，致使盜竊古人文句，點染時流碑志，仍在周旋膠漆於此一故事中，無能自脫，天何其戲弄人至如此哉？

得劉向祕書，以能卒化黃白：陳少章云：「按新史孔戣傳：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，數禱祠，部將韋岳，告位集方士圖不軌，監軍上變，捕位劾禁中。左丞孔戣請付有司，詔戣與三司雜治，無反狀，岳坐誣罔誅，貶位建州司馬。誌云就鞠，謂就逮赴鞠也」，廖注大致與此同。尋劉向以黃白殺人，其罪浮於乃子歆之附莽，向歆父子之罪，竟依子厚之爰書而定。

會烏嶸夷刺殺郡吏：廖注：「嶸字諸韻無，疑是嶸。楚辭：猛鳥嶸，犬戎也，考之史傳，蓋是烏嶸，烏嶸、黃洞蠻也，一本作會烏嶸夷叛，卽無下刺字。漢書南蠻傳曰：交趾西有噉人國，今嶸人是也，選：烏嶸狼臙，注：南夷別名，作嶸是。」陳少章否定舊注：「嶸疑嶸誤，非是，當作烏嶸，見後漢書靈帝紀及南蠻傳，又左思吳都賦同。按萬震南州異物志：烏嶸在廣州南，交州北，唐代屬邕管」，二說宜參證。

禁部內無敢以賊名：注稱無字羨，至無是否眞爲羨字，殊未易定，蓋吾國此類

句子，本有兩種說法，如俗語禁煙然，曰禁止吸煙可，曰禁止不許吸煙，人亦未嘗不瞭解。或曰：禁止不許吸煙，如算式兩負等一正，既曰禁，又曰不許，是兩負也，兩負無異一正，是直等於開放吸煙矣。曰：文律誠然，而語習則否，蓋語習之不廢雙重否定者亦夥矣，即大文家亦不免，如劉海峯之用「不欲重違」是也。〔見本編重字解〕本條無字應否刊削，縱子厚在，恐亦難於驟定。

逖彼羣蠻：少章云：「按詩：逖彼東南，鄭箋：逖當作剔，剔，治也，今觀此句，自用鄭義。」釗案：諸本皆作逖，不作剔，不知少章所見何本？

貴州刺史鄧君誌

此誌駢文也，爲桐城家所薄，鄧君諱字亦無可考，然鄧在湖南，曾爲觀察使楊憑從事，此誌卽由憑之囑託而來，誼無可卻。駢文便於鋪敘成篇，文采照耀，全文以更職於劍南湖南江西一語提綱，下分三段，陳列事跡，卽告完整，以藝事而論，此在柳集誠非高品，然林琴南賞其氣象肅穆，認爲非東漢末作手莫辦，桐城狷狷之吠，何取乎爾？

亭疑閱實：宋本作考疑，又一本作亭擬，按亭疑見史記張湯傳，注云：亭、平也。傳又云：著疑讞事，則當作亭疑爲是，陳少章云。閱實、謂檢閱核實，書：閱實其

罪，如取與亭疑〔平亭其疑。〕相配，應解作檢閱其實。

盡哀敬之情，致淑問之頌：書：哀敬折獄；詩：淑問如皋陶，淑問、善聽訟也。

荏卅人錫石之地，參鳧氏鼓鑄之功：周禮：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，而爲之禁厲以守之。又周禮：鳧氏爲鐘，兩樂謂之鈇，鈇間謂之于，于上謂之鼓。

然以憂慄，間於多虞，卒成耳目之塞，遂致齒牙之猾：左：間於憂虞，則有疾。晉語：獻公卜伐驪戎，史蘇占之曰：遇兆挾以銜骨，齒牙爲猾，齒牙爲猾，以象讒口之爲害。

年極中身：書：文王受命惟中身，中身、年五十也。

呂侍御恭誌

文有不待求而自作者，如子厚之誌呂氏諸子是。

子厚與呂氏論交，爲世詬病，直以敬叔爲裴延齡壻故。尋唐世婚姻，率基父命，兩父之意志不通，則幾於無姻聯可講，果也。呂渭貞元十三年爲禮部尙書，知貢舉，擢延齡子操居上第，會入閣，遺私謁之書於廷，經人舉發，罷黜爲湖南觀察使。據此，呂裴兩世姻舊，固結而不可解，爲呂氏之友者宜如之何？夫子厚先與化光論文，於學於政，無不虛左以待此友，而謀國大計，似尤傾服化光備至，貶官後有加無已，

以至衡岳摧峯而止，如敬叔者流，子厚直弟畜之而已。夫陽城者，子厚所拜倒者也，城以論裴延齡觸德宗怒，將加城罪，此天下無不聞，而子厚作遺愛碣，廬廬以廷諍懇至，帝尤嘉異等句，圖圖過去，不曾提到所擊奸佞爲何人？至於敬叔此誌，則又顯書妻裴氏，戶部尙書延齡女，詞句之一出一入，子厚之命意果何在？以吾揣之，當時呂不能絕裴氏之親不認，柳亦不能因裴而斷呂不交，形勢掣然，無可疑者。

恭字敬叔，他名曰宗禮。恭之他名，史傳及世系表並不載，唯見韓子韋丹誌文云：從事東平呂宗禮是也，陳少章云。

相國尙書鄭公遮留：元和五年三月，以故相禮部尙書鄭絪爲嶺南節度使，至元和八年，恭去桂州，絪留爲府判官。

祔葬於大墓，款志：按凌準墓後志，有祔墓刻志語，此款字宜作刻，刻志二字句絕，陳少章云。

唐故嶺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誌

題標銜甚大，其實乃一無官守之人，無官不作，亦無官可作，文一面立大功勳，一面不問外事，兩皆寫得淋漓痛快。蓋馬爲從弟宗一妻父，子厚以斯誼爲誌墓，因得一如其意揮灑，文中用凡字六，皆字亦六，其平生曾盡力處，如羣山倒影，臨流盡

見，恨不得使馬君生前讀之。

命於守龜，祔於先君，食；卜葬明年某月庚寅，亦食；食者，以墨畫龜，然後灼之，兆順食墨，則爲吉也。

凡所嚴事：御史中丞良，蔣注謂邕州節度使趙良金，陳少章非之，謂良姓李，出宗室越王房之裔，爲桂府都督。司徒佑，嶺南節度使杜佑。尙書胄，蔣謂江西觀察使戴胄，少章亦非之，謂戴當作裴，戴胄乃貞觀名臣，相去懸絕。尙書伯儀，荆南節度使張伯儀；尙書昌，嶺南節度使趙昌。

以謀叶平哥舒晃：大曆八年九月，循州刺史哥舒晃反，十年十一月，江西觀察使路嗣恭討平之。

今年至慮耗：年至者，本文謂七十當致仕，實則年至並無一定年限，自以爲老當致仕，卽爲年至，柳文屢如此用，至他本作志，誤。慮耗，思慮耗竭之謂。

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誌

子厚非親故而爲人誌墓殊罕，茲篇其一。

書九篇，爲善狀一篇：善狀者，行狀也，爲字疑與字之誤，與字草法近爲。

桓王司馬：桓一作柏，以新史宗室世系表考之，無桓柏二王之封，當是恆王之

誤。恆王瑱、明皇少子也，表雖不著其嗣封之子姓，然元稹之兄秬，嘗爲恆王參軍，則傳封之遠可知，表偶闕耳，陳少章云。

爲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：按知牙卽押牙，唐代方鎮，都押牙亦稱都兵馬使是也。

公嘗佐魏公平襄陽，靖梁州：按平襄陽、謂討梁崇義，靖梁州、謂鎮山南，注皆未及，亦少章云。

魏公弘大恢奇，公能以任軍政：此魏公弘大恢奇，絕句，公能以任軍政上，應補一奇字，此羅振常所發見，是。

政出一切，吏以文持之，故貶：從來將帥立功在外，朝廷以文墨吏持其短長，爲國家最大批政，可能至於亡國，僅僅屈抑功臣，猶在其次。銘辭又云：「昔者雲中，六級下吏，公刺於安，法亦可議」，昔魏尙爲雲中守，擊虜有功，以上功差六級下吏，此漢文墨守文法之笑柄，可見常謙刺安州被議，實亦無可議者，此均意在文外。

墨非從利：廖蔣兩注，皆無所釋，陳少章補注如下：按左傳：子墨衰經，杜注：晉襄公以凶服從戎，故墨之。又禮記：子夏曰：金革之事無辟也者，非歟？孔子曰：吾聞之老聃曰：昔者周公伯禽有爲爲之也，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，吾弗知也。墨非句必兼引傳記釋之，文義乃明。

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

一

凌準爲八司馬之一，又與子厚同研討陸先生春秋大義，陸所著微指、辯疑、集注等書，子厚卽於準處得之。（見答元饒州論春秋書。）觀集中哭凌員外詩云：「念昔始相遇，腑腸爲君知，進身齊選擇，失路同瑕疵」，此兩人固自志同道合、貫澈初終之友，誌雖平平寫去，讀之者無不覺其聲淚俱下、同感激動云。

博陵崔君者，子厚姊丈崔簡也，簡刺連州時，正值凌被降到連。爲老氏者，雖不明揭爲何人？以情與勢推之，殆卽子厚自承。蓋凌在此時，已孤身羈拘，親舊斷絕，所謂執友在近者，惟子厚一人，除子厚同道人外，將誰與聞凌之身後事者？子厚作誌，寫到「夫人高氏在越，孤四人，南仲殷仲在夫人所，未至」；銘辭旋稱：「能知命，無怨毒，罪不泯，死猶僂」，辭情激越，不知濺淚何許？

是州之南有大岡，不食；不食、本禮記檀弓：「子高曰：我死，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」，注：謂不耕墾之地。

泚涇之亂：建中四年十月，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，推朱泚爲主，準時爲邠寧掌書記，以謀佐其節度使韓遊瓌破賊有功。

邇臣議秘三日：所謂邇臣，指俱文珍等一派權閹，猶劉夢得所稱「貴臣」，此在後幅第二則有較詳說明，不贅於此。

吏尚書，徒隸肅：凌爲都官員外郎，唐百官志：都官掌配徒隸，又哭凌詩亦曰：「徒隸肅曹官」，陳少章云。釗案：八司馬中，以凌準最有綜理庶政、整飭官常、經邦給用、如烹小鮮之雄才大略，王介甫稱八司馬爲天下奇才，當然於凌準本領，有所窺見。

二

子厚所爲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志有云：

德宗崩，邇臣議秘三日，乃下遺詔，君獨抗危詞，以語同列王伾，畫其不可者十六七，〔釗案：此謂邇臣所擬發喪計畫，中有十之六七，凌準以爲不可。〕乃以旦日發喪，六師萬姓安其分。

吾所得柳集本，有人於右文眉批云：「伾文罪狀，著於此矣」，茲乃以邇臣與王伾并爲一談，殊不知邇臣自邇臣，王伾自王伾，邇臣者、俱文珍之流也，王伾則與王叔文連同一氣，二者利害絕相反，何能對大事主張一致？尋德宗殂落之頃，翰林學士鄭絪、衛次公等，被召至金鑾殿草遺詔，諸奄當衆宣稱：「禁臣議所立，尙未定」，以衛次公等堅持不同意，順宗始得卽位。由此可見：邇臣主秘喪三日，其爲取得時間，在順宗

以外別議所立，毫無疑義。夫察之於內也，凌準之抗危詞於同列，不期而與鄭衛等之抑亂謀於小殿，適形偶合，而觀之於外，準建言僚案，其情私，鄭衛宣言廣衆，其道公，質劑公私之間，史臣因得爆其一而寢其二。於斯倘無柳詒流傳，將見準之矢忠唐室、獨見其大之處，無由與天下後世人以共見。噫嘻！永貞變起，羣閹當道，詭譎萬端，其中作意隱秘之迹，不知凡幾？而茲不過一例耳。

所謂隱秘云者，如諸奄謀去順宗，至所欲輔立者爲誰？史中一無痕迹可查。新舊書德宗順宗諸子列傳，兩代共三十餘王，而行事全不載，唯舒王誼稍有迹可疑，事已別錄，不贅於此。李忠言、牛昭容，與侄文顯通聲氣，閹必殺之以滅口，而史無一字及之。德宗以癸巳崩，越十日癸卯，順宗朝百官於紫宸門，又越二十日甲子，順宗御丹鳳門，宣詔大赦，尤其近者，大行發喪，卽日甲午，爲安定人心計，太子儼然衰服，見百寮於九仙門，是其非狼疾一步行不得，顯然可見。顧何以德宗彌留，泣涕漣如，求見太子一訣，而太子不前？蓋德宗之不獲見太子誦，猶隋文帝之不獲見太子勇，勇之不至，非勇之自不至，而別有阻之者，惟誦亦然，而誦之然也，在史一無露列。凡此種種，不得謂非載筆者有意爲之。

三

子厚於八司馬中，當然夢得最相契，安平〔韓泰〕宣英〔韓曄〕亦累致聲，李致用〔景

儉〕作孟子評，頗有賞奇析疑之雅，惟陳諫程异兩人，不聞聲及。至凌準者，既有誌文，復作挽詩，殆是子厚最爲心服之友也，詩如下：

哭連州凌員外司馬

廢逐人所棄，遂爲鬼神欺，〔永貞元年十一月，謫連州司馬，員外置同正員。〕才難不其然？卒與大患期。〔大患謂死。〕凌人古受氏，吳世夸雄姿，〔周禮凌人掌冰，吳凌統爲偏將軍。〕寂寞富春水，英氣方在斯。〔準、杭州富陽人。〕六學誠一貫，精義窮發揮，著書逾十年，幽蹟靡不推。天庭掞高文，萬字若波馳。〔指擢崇文館校書郎事。〕記室征西府，宏謀耀其奇，〔指建中初，準佐韓遊瓊事。〕輜軒下東越，列郡蘇疲羸，〔指爲浙東觀察判官。〕宛宛凌江羽，來棲翰林枝。〔指召爲翰林學士。〕孝文留弓劍，中外方危疑，抗聲促遺詔，定命由陳辭。〔指德宗崩，邇官議秘喪五日，準語同列王伾，陳其不可。〕徒隸肅曹官，征賦參有司，〔準自翰林參度支，調發出納。〕出守烏江潞，〔準坐黨先出爲和州刺史，烏江卽和州。〕老遷湟水湄。〔由和州降連州司馬，湟水、連州也。〕高堂傾故國，葬祭限囚羈，仲叔繼幽淪，狂叫唯童兒，〔準母卒於家，準不得歸，二弟繼死。準有二子。〕一門旣無主，焉用徒生爲？舉聲但呼天，孰知神者誰？泣盡目無見，腎傷足不持，〔準哭母失明。〕溘死委炎荒，臧獲守靈帷。平生負國譴，骸骨非敢私，蓋棺未塞責，孤旄凝寒颼。念昔始相遇，腑腸爲君知，進身齊選擇，失路同瑕疵。本期濟仁義，今爲衆所

嗤，滅名竟不試，賞義安可支？〔賞原作世，世義字生難解，世應是賞之殘闕字。賞義者，謂口唱大義，無法實施也。子厚詩對仗最工，絕少半個字不對，必賞義然後可對滅名。〕恬死百憂盡，苟生萬慮滋，顧予九逝魂，與子各何之？我歌誠自慟，非獨爲君悲。一詩等於作傳一篇，細大不捐，情文相生，信是子厚切理饜心之作。子厚一生敦篤友誼，捍衛國家，稱心而談，聲淚俱下。

四

子厚哭凌準詩：「恬死百憂盡，苟生萬慮滋」，何謂恬死？何謂苟生？吾因而深有所感如下：

晚清常州學派，有趙烈文、字惠甫，爲學博而能約，兼通吏治，在戎幕久，而爲文不染桐城惡習，能卓然自成一家。吾觀有人錄其能靜居日記，同治六年曾記事曰：

六月二十日初鼓後，師來談，言京中來人說：都門氣象甚惡，明火執仗之案時出，而市肆乞丐成羣，甚至婦女裸身無袴，民窮財盡，恐有異變。余曰：天下治安一統久矣，勢必馴至分割，然主德素重，風氣未開，若非抽心一爛，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，以烈度之，異日之禍，必先根本顛仆，而後方州無主，人自爲政，殆不出五十年矣。師蹙額良久曰：然則當南遷乎？余曰：恐遂陸沈，未必能效晉宋也。師曰：本朝君德正，或不至此。余曰：君德正矣，而國勢之隆，食報已不爲不厚，國初

創業太易，誅戮太重，所以有天下者太巧，天道難知，善惡不相掩，後君之德澤，未足恃也。師曰：吾日夜望死，憂見宗祏之隕，君輩得毋以爲戲論？余曰：如師身分，雖善謔，何至以此爲戲？然生死命定，不可冀求，樂死之與倖生，相去無幾，且師亦當爲遺民計，有師一日，民可苟延一日，所關者大，而忍愒然乎？

右一紀載，東南傳誦在口，視同劉伯溫之預言，並有人從同治六年，數至宣統三年，得四十五載，以成數言，亦差合於五十年之預計。然惠甫所謂樂死，衡之子厚恬死如何？所謂倖生，又比於苟生奚若？晚唐晚清之際遇不同，柳趙兩家憂生念亂之感想，亦不能不微異，然抽心一爛，方州瓦解，〔按抽心或疑作軸心，然百年前，詞匯中猶無軸心一語。〕說通萬變，何有於五十年百年之差乎？校柳作時，略略辜較如此，細加紬繹，願俟更端。〔鈞案：文中所謂師者是何人？讀者當沈思自得。〕

祈死者、從來憂國之士，盤根錯節，鬱不得通，一轉而情急思遁，圖一了百了之所爲也。古有咸彭，中經范文子以逮屈原，所志或遂或不遂，大抵相去不遠。夫同治丁卯，在顛覆南京後，未屆三年，爲之帥者，自傷手扶異族，屠戮同種，而遺民流離，顛沛益甚，因不期而發爲日夜望死之歎。究之此一死者，祇不過如俗所云：「眼不見爲淨」已耳，諡之爲恬，未必真恬，號之爲樂，樂於何有？趙烈文知其然，從而大吼一聲，謂樂死倖生，相去無幾，蓋歷史爲鐵板注脚，凡箇人之思致，不論激隨舒憤，

都絲毫轉動不得。由此可見：人生之百憂萬慮，與歷史並不一致，而亦未始絕不一致，凡此烈文見之瑩矣，而徒使子厚爲弔死友而苦心吟詠，似猶不免徘徊於心物兩元之間，魂九逝而靡所之，曷勝太息？

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誌

此李泚誌也，泚與故沂州刺史福、族誼如何不可知，以本文附屬於寧岐爲族，以下有脫文故。

涼武昭王名暉，字玄盛，唐高祖李淵之七世祖也。寧王於玄宗爲兄，岐王爲弟，天寶中皇弘國牒一詔，天下之李氏之得籍宗正者，始無法核計。

南中蔡四句：南中蔡、指元和十二年十月平蔡州，北服趙、指十三年四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、以德棣二州歸朝，西走戎、戎、吐蕃也，東討齊魯、謂劉平李師道。

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荆南兩稅使，督天下諸侯之半：荆謂荊州，南指交州，下文「于荆于交，關石是鈞」可證。或謂此當於佐荆南兩稅絕句，使字屬下，機緘所在，方顯得評事調運軍食之特殊勞勩，說亦可通，然各本大抵於稅使連讀。

以能遷官：謂以功能越級而遷官，與衡州刺史呂公誅：「以陟爲衡州，」爲一類句子，乃作者故意特寫。